

## 《西方確指》

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。我們昨天學習《西方確指》學習到覺明妙行菩薩為大家開示，說出他在什麼時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是在我們中國東晉明帝，公元三百二十三年到三百二十六年，距離現在一千六百多年。這是菩薩給我們講他往生，往生極樂世界之後，他的願很重，所以很快他又回到娑婆世界，又回到這個世界來度眾生，也是跟觀音菩薩一樣，應以什麼身得度他就現什麼身。

這一會，講《西方確指》這一會，是在明朝時代，在明朝末年之前，他是東晉那個時代往生的，也一千多年。這一千多年之間，菩薩往生到極樂世界他很快又回來，做種種示現，示現種種的身分，或為國王，或為居士，或為比丘，或為臣宰，或為女人，或為屠丐，或隱或顯，或順或逆，隨順說法來引導一切眾生回歸到淨土。從這個地方、這個開示也給我們很大的一個啟示，就是我們想要真正度眾生，真正要幫助眾生，覺明妙行菩薩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。就是先到極樂世界去，自己念佛成就先到極樂世界，到極樂世界蒙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威神加持，我們馬上就有能力跟佛菩薩一樣，可以示現各種身分，到十方世界去度眾生。這個開示非常重要，有些同修想我往生到極樂世界，萬一我忘記，那邊那麼快樂，那就不想再回來這個世界度眾生，那怎麼辦？你看到這段開示你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了，到時候你忘記，阿彌陀佛會給你提醒。所以這很重要。

這一段開示最後，就是我們念佛道場常常講的一首偈，就是「

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句佛，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」，這句話非常普遍，我們一般打佛七，念佛道場，都曾經聽說過這首偈。這首偈的確是我們念佛人一個很重要的心法，能做到少說一句話、多念一句佛，這是我們一個前方便，主要要打得念頭死。這個念頭是比較不好降伏的，怎麼樣打得念頭死？我們怎麼打它都不死，有時候愈打它就活躍得更厲害。每個人他的根器不一樣，所以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。印光祖師他給我們一個示範，這個也是給我們做一個很好的榜樣。你看印祖他自己那個小佛堂，他什麼都沒有，一尊阿彌陀佛、一杯水，那個小佛堂後面他自己寫一個字，寫一個死字，寫一個死。他也常常勸念佛人要把這個死字貼在額頭上，就想到說我今天就快死了，要常常這樣觀想。

我們如果想我現在就要死了，那你該做什麼事情？你要做什麼事情？現在就快要斷氣，快死了，今天就要死了，或者時間長一點，明天就要死了，我現在最重要要做什麼？念佛人就沒有其他的想法，就提起一句佛號，什麼統統放下了。你千萬不要想到我那個孫子還在美國，還沒有回來，要見最後一面，就去不了極樂世界了。你到極樂世界你不怕見不到你孫子，你生生世世的孫子你都看得到，不只這一生的孫子。放不下，不想去極樂世界，總是對極樂世界的情況了解不夠、認識不夠，總是憑我們自己凡夫的一種想法，在想像極樂世界。凡夫的想法跟實際上極樂世界的情況，我們想的完全是錯的，應該依照經典做標準。

印祖跟我們講，如果死這個字，說修道人念念不忘此字，念念不忘這個死，你隨時想到說我隨時都要死了，那你自然，人都要死了，那你還有什麼計較的？自然他就放下了，放下萬緣。但是放下萬緣要提起一句佛號，這樣道業必成，這個道業必定成就。我們現在就是死這個字觀不起來，所以這個念頭怎麼打它也不死。為什麼

打不死？打得念頭死，為什麼打不死？因為我們還不想死，所以怎麼打它都不會死。死到臨頭，他還是打不死這個妄念，這是我們現在念佛人一個很關鍵的。我們現在想很多事情、罣礙很多事情，就是沒想到死這個問題。

但是佛在經上講的都是講我們現實人生的情況，人生是苦空無常無我，《無量壽經》佛也跟我們講，「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，皆當別離，無可樂者，當勤精進，生安樂國」。佛也是一再給我們提醒，這一切，這個世間這一切，是短暫的、無常的，你都帶不走的，應該要放下，應該勤精進念佛求生安樂國，那個是永恆的，你真的可以得到的。這個世間你什麼都得不到，連自己身體也得不到，身外之物更是得不到，佛大慈大悲一再的提醒我們。佛在經上講的就是講我們現實人生的情況，現實人生這些情況就是活生生的一部經典。

今天下午有同修跟我講，有一個好像兄弟姊妹，她一個姊妹，好像四十二歲，說上個星期三得了感冒就往生了，四十二歲得了個感冒就往生了，還不是得什麼大病。人好好的也會死，你不要說得癌症才會死，身體很健康，那個身體很強壯像牛一樣的，也會突然死掉。不是說身體很強壯的人他就不會死，壽命到了一樣死。這個人來跟我們講，他就是在跟我們說法，說「人命無常，黃泉路上無老少」，老的也會死，年輕的也會死，這些都是經典。我們看到這個實際情況，再回頭看看佛在經上講的，就是講我們現實人生，現實人生就這樣，苦空無常無我。

我們現在為什麼放不下？就是沒有看破，對這個事實真相還沒看清楚。也就是說這個功夫沒有深入，沒有深入，我們抵不過無始劫這個生死的習氣，輪迴心的習氣，抵不過。偶爾我們會有短暫性的一個覺悟，想要了生死，但是很快的又被這個輪迴心轉，抵不過

。所以這個用功，他就是時時刻刻要提起覺照，功夫才會得力；如果提不起覺照的功夫，我們知道是知道，但是你轉不過來、你放不下，這就是觀照功夫要提起。這個觀照不但是修教、修禪、修密，修淨也是要觀照，你看《觀經》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就觀，要去觀，觀照功夫提得起，我們念佛功夫就會得力。江味農老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特別發明這個道理，他講的真的是有道理。這個修行人不懂觀照，他就嘗不到法味，得不到法喜，枯燥無味，他很容易退轉。

所以印祖教我們觀死這個字，他也是觀照，你要觀那個字，這個觀是要回頭觀照自己，你觀察外面，對外面的事物叫觀察，回到自己內心叫觀照。比如說你觀察那個人死了，如果你沒有回頭觀照自己，死是他死，我也沒死，我活著好好的，那就不起作用了。如果你回頭觀照，他死，我也會死，我們一天到晚給別人寫牌位，你也要想到有一天我的牌位也會在上面，這就叫做反觀，反過來觀照自己，這樣才會起作用。如果你觀察外面這個死、那個死，我沒有死，我還在，好像自己都不會死，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死。這樣，你看那個殯儀館一天到晚，那些工作人員一天到晚在摸死人，他沒有想到他自己也會死。或許說哪個人不會想到自己會死？想是想，但是那個想跟佛講的那個觀想不一樣。不一樣在哪裡？你想到你會死，會，大家都會想到自己會死，但是你沒放下。那佛講的標準就是，你想到自己會死，你這個世間的萬緣你放下了，這樣就及格了，標準在這裡。不然想大家都會想，想是想，但是你放不下，要放下才算數，放不下不算。

所以打得念頭死，我們念佛要怎麼樣把這個妄念打死？印光祖師寫了一個死字，值得我們去深入的玩味，去思考，去觀察、觀照，這樣幫助我們念佛功夫得力。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，沒有別的

，就是沒放下，有一樁事情沒放下就是障礙。《彌陀經》講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一心不亂，絕對是正確的，你看覺明妙行菩薩他就是念七天七夜，他就見到阿彌陀佛了。那還有更快的，我們在《淨土聖賢錄》看到宋朝瑩珂法師，他是三天三夜就見到阿彌陀佛了，覺明妙行菩薩是七天七夜，宋朝瑩珂法師是三天三夜，真的沒錯。關鍵有沒有放下，關鍵在這裡，放下，真的七天就一心不亂了。所以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。

【或問。學人云何得離塵欲。得無障礙。菩薩曰。我將由小而推之大。由外而推之內。汝等當善解其義。】

我們先看這一段。這一段菩薩他自己講，是一個假設的問答，『或問』，或許有人提出這麼一個問題，就是「或問」，或許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。什麼問題？『學人云何得離塵欲』，這個「學人」就是學道的人，學道的人要怎麼樣才能遠離五欲六塵？我們知道，我們迷在五欲六塵裡面就是障道，障礙我們修道，障礙我們道業，我們念佛講淨業，障礙我們的淨業。要怎麼樣遠離五欲六塵這個塵欲才能得到沒有障礙？要怎麼修？這個話的意思是這樣，從哪裡下手，要怎麼修？菩薩回答，『菩薩曰：我將由小而推之大』，從小的地方然後再推向大的地方，『由外而推之內』，從外面再往裡面內心推。

『汝等當善解其義』，「汝等」就是你們大家，應當要「善解其義」，這個善字，這個字就是很關鍵的，這個解要善解，你善於理解，不能給它解錯，我們開經偈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要善解其義。要怎麼樣善解其義？我們看到經典常講，佛有重要的開示要講，就告訴弟子要「諦聽諦聽」，這個諦聽就是你聽經的一個心態，你才能真正聽得懂它的真實義，如果沒有諦聽，那可能我們就無法理解它的真實義。所以聽經聞法，同樣在一個講堂裡面，每一個

人聽的，他的受用不一樣，他得到的功德利益也不一樣，因為各人的理解不一樣。為什麼不一樣？每一個人聽經的心態不一樣。所以同樣在一個講堂，各人他獲得的利益都不相同，有的人甚至他什麼利益也得不到。所以應當要善解其義。下面菩薩就舉出一個例子。

【有人於此。】

如果有一個人在這個地方。

【無故而奪汝一錢。】

明朝時代一錢多大我們不是很清楚。我們現在就用一塊錢，現在台幣一塊錢，大概掉在地上有的人都懶得去撿，就一塊錢。以前我小時候是一毛錢，一毛錢感覺就還滿大的，現在一塊錢好像不如以前一毛錢，一塊錢台幣。如果有一個人無緣無故你身上一塊錢他給你搶過去了。

【動瞋恨否。】

會不會生氣？你怎麼搶我的錢？菩薩舉出這個例子來問大家。

【答以一錢雖微。見奪則瞋。】

這個回答，就是說有人就答，就是一錢雖然很少，但是人家無緣無故給我搶過去，我當然會生氣。菩薩又講：

【又無故而與汝一錢。生喜悅否。】

那人家無緣無故拿一塊錢給你，你心裡會不會生歡喜心？有人又回答：

【曰。一錢雖微。見與則喜。】

一錢雖然很少，但是人家給我們，我們總是會生歡喜心。給我搶過去，我會生氣；如果給我，我會生歡喜。有人這麼回答。另外又有人回答：

【有答以一錢甚微。與何足喜。奪無可瞋者。】

有人這麼回答，有人聽到說給我們搶一錢就生氣，給我們一錢

就生歡喜。一錢那麼少，有人就回答，一錢那麼少，給我們有什麼好歡喜的？給我們搶走又有什麼好生氣的？意思就是這樣，有人這麼回答。

【菩薩曰。】

菩薩又說，聽到這個人這麼回答，菩薩說。

【汝能如是。心之清淨久矣。何至今日尚沉濁垢耶。】

菩薩就講，你如果能夠這樣，人家給你搶走一錢你也不會生氣，給你一塊錢你也不會生歡喜心，如果你真正能做到這樣，那你的心就清淨很久了，很久之前你就清淨了，為什麼到現在還沉淪在五濁塵垢裡面？那你應該早就超越，得清淨心了。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，好像似乎不會起這個心，只是我們沒有發現。所以菩薩接著就講：

【汝等當知。學人洗心不密。見有見無。處處是著。念念皆貪。所以業識紛馳。無暫停止。】

他說『汝等』，就是你們大家，應當知道，學道的人『洗心不密』。什麼叫「洗心不密」？我們修行就是在洗心，洗什麼心？把貪瞋痴慢這些煩惱給它洗乾淨，這個叫洗心。現在人有人講說洗腦，實在講現在人講那個洗腦也講不通，他洗什麼腦？他是給一些污穢的水灌進去腦袋裡面，讓那個腦袋更髒更亂，那個不是洗腦，那是污染那個腦，那個腦袋像漿糊一樣。你看《彌陀經》講「五濁惡世」，「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」，濁就是污染，嚴重的污染。講洗腦，那個名詞也不恰當，因為腦畢竟它是一個物質的東西，我們能夠思惟想像不是那個腦神經，它是我們身體的一個器官。所以洗心那才是事實真相。

洗心不密，不密就是說粗心大意，不細心，修道人修行他自己觀照功夫不密，不細密，這個密就是細密，就是自己有這些煩惱習

氣自己沒發現，粗心大意，心浮氣躁，粗心大意。現在我們淨老和尚常講，就是現在，特別是年輕人，心浮氣躁，自己有什麼毛病自己不能發現，這個就是洗心不密。你看明朝時代，那時候距離我們四、五百年，四、五百年前，四、五百年前跟我們現在環境差別多大，那時候的修行人都洗心不密了，到我們四、五百年後的今天，這個五濁惡世已經嚴重到相當的程度，現在的人那個心浮氣躁比四、五百年前不曉得嚴重多少倍，自己沒有發現。

所以『見有見無，處處是著』，到處都是執著。這個執著是什麼？我們淨老和尚現在講得非常清楚，就是對一切人事物有控制佔有這個念頭，我們凡夫都會有，有控制佔有。『念念皆貪』，起心動念都是貪心。『所以業識紛馳，無暫停止』，就業力、業識，這個意識心紛馳，馳就是往外奔馳，紛紛擾擾，「無暫停止」，沒有一時一刻停止下來。我們現在，特別現在人的心，我們六根所接觸的統統是誘惑，我們比古人那種業識紛馳不曉得嚴重多少倍。日夜，連晚上作夢也沒停止，晚上睡覺都沒停止，睡覺還會作夢。所以無暫停止，都不能暫時停止一下。

【即念一句阿彌陀佛。心想依然外遊。未能頃刻歸一。】

就是即使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念一句佛號，我們心裡面想的依然還是往外跑，心收不回來。『未能頃刻歸一』，就是不能在短暫的時間心歸到一處，「歸一」就是回歸到一處。在大乘經佛跟我們講，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，你把這個心把它控制在一個地方，那你什麼事都能辦得成，心要歸一，歸到一個地方。但是我們現在連「頃刻」，這個頃刻是講很短暫的時間，都很難歸一，長時間那就更不用談，我們要念句佛號，還是心往外跑。所以在念佛堂裡面念佛，心裡還是想到外面的很多很多事情，這個也是相當難，大家想想，真的也不容易。過去我們雙溪山上，有同修慕名上山的，山上



很清淨。平鎮淨宗菩提念佛會那個許自標會長，他有一次帶幾個老菩薩上山，他們說上山要住一個晚上，有幾位要去住一個晚上，有一些人要回去。其中有二、三位老菩薩他發心，帶了一點行李衣服要去山上住一個晚上，結果上山之後，看到跟他一起來的同修要回去，他也說我不住了，我要回家，他一個晚上他都沒辦法。

所以這個很難歸一。我們儒釋道三教的修學都是同樣的一個原理原則，就是心歸一。做學問，什麼叫做學問？就是心歸一了，這個是學問，這是孟子講的。孟子講，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」，說做學問，學問之道沒有別的，要求什麼？求自己這個心，你放在外面五欲六塵這個心把它收回來，這就是真正在做學問，讓你的心回歸到一處。以前我們當兵如果放假，比較長一點的假，放三天、一個星期，回到營房，班長說我們現在來做收心操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回去，在外面玩了幾天，心都收不回來，一直往外跑，所以回去第一個功課要先做收心操。我們到念佛堂也是要做收心操，心要收到一處，歸到這句佛號上，心不要往外跑。但是我們無始劫這個習氣很難控制，你不讓它跑，它就偏要跑。所以下面就跟我們講：

【良由汝等於無量劫來。未嘗發一時一日遠離塵欲之心。故此塵欲。亦從無始劫來。未嘗一時一日肯離汝心。身纏心縛。深入塵網。那得如蓮花出淤泥而不染。】

這一段菩薩就開示，『良由汝等』，「良由」，就是因為你們大家在於無量劫以來，為什麼念一句阿彌陀佛心想依然往外跑？連短暫的時間歸一，歸到這一念都做不到，什麼原因？因為大家在無量劫來，『未嘗發一時一日遠離塵欲之心』，就是從來沒有發過這個心。從來沒有，一時就是，古時候一時是兩個小時，一個時辰就是現在講兩個小時，一日就是二十四小時，從來沒有「一時一日」

，這個是表示時間不長，這麼短的時間從來沒有發過一個心要「遠離塵欲之心」，連這麼短暫時間的發心都沒有，都不想遠離這個塵欲，對這個五欲六塵念念不捨。

我常常讀到這一句，回頭想想我自己的確是這樣，沒有讀到這個，我們自己還不發覺，讀到這裡回頭想想，是！我自己從來都沒有想到要遠離這個五欲六塵。不但沒有想到遠離，還念念貪著，起貪心、起執著，這些都是塵欲。在世間法貪著世間法，學了佛還是貪，老和尚講貪佛法，換一個對象，那個貪心沒改變，那還是貪。所以老和尚常舉出例子，有很多人收集那個古董、字畫、真跡，收藏，這個都是增長貪心。所以老和尚說我不要真跡，我要複製品。為什麼？複製品很便宜，丟了心不痛，真跡不行。所以有人要送他什麼古董真跡，他說送博物館，讓博物館去保管，讓大家去分享。但是有些人專門收古董，他是鎖在他自己房間保險箱，然後有特別的人他才帶他去看一下，平常看不到。但是死了以後還是別人的，他也帶不走。

我們從來沒有一時一日發遠離塵欲之心，『故此塵欲，亦從無始劫來，未嘗一時一日肯離汝心』，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發過這個心，所以這個五欲六塵『身纏心縛，深入塵網』，從來它也沒有離開我們的心。我們的心就是被這個五欲六塵纏縛著，在六道裡面出不去，擺脫不掉，所以「深入塵網」。『那得如蓮花出淤泥而不染』，哪有辦法像蓮花那樣「出淤泥而不染」？我們就做不到，我們是染了一身很嚴重的污染。要怎麼修？下面就告訴我們怎麼修，怎麼下手。

【故知欲斷貪著。先從一錢之與奪。作棄捨觀。作非我有觀。奪不起瞋。與不起悅。如是乃至百千萬錢。乃至億億萬錢。乃至國城妻子。乃至身肉骨髓。乃至過現未來心意意識。乃至生死業報菩

提涅槃。一切皆如此一錢之與奪無異。自然習漏消亡。障緣永滅。漸履清淨。成就道品。汝等當依此修行。勿更自虞窒礙。】

這個『虞』是憂慮。菩薩教我們從這個地方下手，『故知欲斷貪著，先從一錢之與奪，作棄捨觀』，我們要斷這個貪心，先從一錢這個最少的開始。人家，「與」就是給我們，我們不生歡喜心，人家給我們搶走，『作棄捨觀』，就放棄。『作非我有觀』，這個「觀」就是觀照，就是不是我的，人家給我們為什麼會歡喜？搶走為什麼會生氣？因為我們執著那是我所有的，如果那個不是我的，這個心就能擺平。所以『奪不起瞋』，搶走了不生氣，『與不起悅』，給我們也不生歡喜，這個心就平靜了。

『如是乃至百千萬錢』，從一錢一直加，十塊、一百塊、一千塊、一萬塊，十萬、百萬、千萬，乃至億萬，『乃至億億萬錢，乃至國城妻子，乃至身肉骨髓，乃至過現未來心意意識，乃至生死業報菩提涅槃，一切皆如此一錢之與奪無異』。這是從小推到大，從身外之物推到自己身體，從外財推到內財，從這個身體再推到內心，「心意意識」，推到最裡面，都是像這一塊錢這樣「與奪無異」，不是我的，跟我沒有關係，人家要我們的命也無所謂。這樣修『自然習漏消亡』，這個無始劫以來，這煩惱習氣，有漏的煩惱，就消除了、就沒有了，『障緣永滅』，這個障道的因緣永遠就消滅了，『漸履清淨』，漸漸心就清淨了，就『成就道品』。

我們修這個，現在我們淨老和尚教我們修，從四十幾年前我聽他講經，章嘉大師就教他這樣修，章嘉大師是教他修布施，就是教他修看破放下。我們淨老和尚學佛沒有多久，好像半年的樣子，方東美教授給他介紹佛法，他開始接受佛法，開始學佛，就有一個蒙古的親王，在清朝時代的親王，給他介紹章嘉大師。那時候章嘉大師是總統府資政，介紹。介紹認識之後，因為方東美教授跟我們淨

老和尚講，那時候他還沒有出家，還是在家居士，去親近章嘉大師。方東美教授跟他講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佛教哲學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。他是因為方老師這樣跟他講他才有意願要接觸佛法，他是這個因緣來學佛的，從哲學入門。

以前對佛教很排斥，因為在念小學、中學，老師都跟他們講佛教是迷信，從小就給他灌輸這個錯誤的觀念，所以對佛教他就沒有好感。到台灣來他發心跟方教授學哲學，方教授給他介紹佛法。聽了方教授講的這個話，那很動聽，他聽了心動，佛法這麼好。差不多半年時間就有人介紹他認識章嘉大師，因為方教授畢竟他是一個學者，他是從哲學來看佛經，用哲學的角度來看佛經，所以就佛經哲學。他認識章嘉大師之後，一個星期兩個小時，到他那個青田街，現在還在，還有個紀念館，他住的地方，等於跟他講佛法，講兩個小時，他有問題向章嘉大師請教。

我們淨老當時就請教章嘉大師，他聽方教授講佛法這麼好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他說有什麼方法讓我很快入進去，得到這個人生最高的享受？他說當時他問了這個問題，章嘉大師跟他面對面，眼睛對眼睛，看了半個小時，沒有回答，半個小時之後才給他回答一個字，說有，而且有那個字又講得很慢。他講到有，他就急了，有，那趕快講，到底什麼方法？他又沒有馬上回答，又停了五分鐘，跟他講六個字。現在老和尚最近晚年講比較簡單，現在都講四個字，以前我聽他講都六個字。他說，講得很慢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老和尚心又急了，看得破、放得下，從哪裡下手？要怎麼修？他說他當時年輕，心浮氣躁，急著要知道。章嘉大師又停了一下，又停了三分鐘，從布施，講了兩個字，「布施」。

他聽到布施，那我沒錢，那時候當軍人大概只能吃三餐，沒有什麼多餘的錢，我也沒錢，拿什麼去布施？聽到布施兩個字就想到

要拿錢出來。他說沒有錢。他說你一毛錢有沒有？一塊錢有沒有？他說這個倒有，多就沒有，這個有。他說你布施就從一毛，你有一毛錢你就布施一毛，你有一塊錢你就布施一塊，這樣修。他說這個倒是有，窮還沒有窮到說連一毛錢都沒有，發薪水吃飯剩下，剩個幾毛錢總是有。他說你就從這裡修，有一毛布施一毛，有一塊布施一塊，就這樣修。跟他講完，就送我們老和尚到門口，送到門口再跟他講，我今天給你講這六個字，你去修六年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修六年。

他回去就真的認真修，當時修得也心會很痛，好像割肉一樣。因為人沒有錢，窮的時候，那一毛一塊也會覺得對自己來講就很重要，現在要布施出去，我聽我們師父講，他當時開始修布施像割肉一樣。但是勉強的修，就像《了凡四訓》講，「始而勉強，終則泰然」，剛開始很難受，像割肉一樣。你看這個身外之物都像割肉一樣，那真的割我們肉那怎麼得了？修要從身外之物先捨，再捨身內，再放下這個身心世界，先從身外之物先捨。當時他修了半年，他覺得心就比較清淨，也有感應了，慢慢的好像不像以前生活那麼艱難，生活上有需要的什麼東西都會有人來送給他。修了三年之後，我大概四十年前聽他講經，我聽了四十四年，聽了四年，大概三、四年，大概我去當兵那個時候。有一天我就聽到他講，我修了半年之後心清淨，大概三、四年，他這樣一直持續的修，他說很多事情他能夠預知，能夠事先能知道。我們一般講念佛可以預知時至，他可以預知，心清淨自然這個能力它就會現前。所以他一直修布施。那布施他很快又會回收，就趕快再布施，愈施愈多，愈多愈施。

以前他的命運，不會看相算命也會看，真的那個照片拿來看，下巴又尖又瘦，那真的是薄福短命相，那個不會看相的都知道這個人沒福報。壽命四十五歲。老和尚四十五歲那一年，我跟我弟弟就

在聽經了。他四十五歲那年我二十一歲，那個時候我要去當兵，還沒有當兵，那一年年底再去當兵。所以那一年大概七月份，他在基隆十方大覺寺講《楞嚴》，跟我弟弟去聽了三天，後來他就沒有去講了，也不知道為什麼。後來停了一個多月，又聽說在台北火車站前面那個李建和的房子那邊講，我們再去聽。

後來他自己講他病了一個月，講出他們三個同戒，三個同時出家，同年，同時出家，同時受戒，同時去給人家算命，他們三個都活不過四十五歲。他的戒兄，二月，四十五歲那年，二月份往生一個，五月往生一個，老和尚他七月生病，他說輪到他了。他也不看醫生，壽命到了，醫生只能醫病不能醫命，壽命沒有了，神仙來也醫不好，神仙難救無命子，他就念佛求往生。但是病了一個月之後，他又好起來，因為他有修，修財布施，講經說法，法布施，他壽命延下來。所以他講那個事情我很清楚，因為那時候已經聽經了，真的是這樣。他修到現在，他福報很大了，過去黃念祖老居士有講，淨空法師如果不往生極樂世界，將來可能一定是往生到天上去當天王。老和尚聽到這個話說，我才不去當天王，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作佛。他修得的確修出一個成績給我們看。

我這個人也是貪心很重，看到老和尚這樣修也受感動，所以我多少修一點，沒有修得老和尚那麼好，但是總是要學，老和尚布施給我們看，我們就布施。布施也有得到一點感應，但是沒有老和尚修得那麼到位、徹底，但是我有在修。有些人聽了，他不願意修。所以以前有一個女眾，她的年紀現在大概也七十幾歲了，出家還比老和尚早一年，在圖書館發心跟老和尚學講經。有一天，人家供養的紅包，她說要跟會，跟那個互助會，在跟會，在台灣大家都知道，跟會。她有一天跟我講，悟道師，那時候我們住在華藏圖書館，她說你人家供養的錢，你不要全部拿去布施，你要留下來去跟個會

，要儲蓄，你都布施光了，如果館長萬一哪一天給我們趕走，你就要去睡火車站。她說我要去睡火車站，就沒地方睡，你要去睡火車站。

她也是好心好意給我勸，勸我說你不可以這樣，要留下來跟會，萬一被趕出去，去買個房子。她有去廈門街買一個房子，我沒有。後來我想想，我還是要聽師父的，以師父為標準，她是好心好意關心我，也感謝她的好意。但是還是要聽師父的，師父教我們要修布施，修財布施得財富，修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，修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，要修，所以我還是去印經，去修。後來她跟一個居士，也是住在圖書館那棟大樓，跟一個居士，跟他的會。結果那個居士給她倒會，給她倒了，她被倒了一百多萬。有一天她去找那個居士要錢，那個居士不曉得跑到哪裡去，我看到她，因為她買了房子在廈門街，她就搬到那裡去。我看到她，我也不好意思給她洩氣，我說妳要來要債，當時還好沒有聽妳的，如果聽妳的，我去跟他的會，我今天下場跟妳一樣，被倒掉了。我現在都寄在那個堅牢庫，五家都搶不走，聽師父的話還是對的。

到今天，出家已經，這個禮拜天國曆十一月十七號，我在杭州南路，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七號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會剃度，所以這個禮拜天，就是十一月十七號，是我出家滿二十九年，下個禮拜一就是進入第三十年。到三十年這當中還沒有睡過火車站，現在睡得都還不錯，沒有睡火車站，到海內海外，吃的、住的大家都招待得很好。這說明什麼？佛在經上講的因果，要相信因果。你不相信，他就不敢修。

我們一般人一定要從《了凡四訓》這方面來修。像覺明妙行菩薩現在這裡講的，他這個層次相當高，他這個是講修道，要成就道業，放下。我們一般人層次沒有到這個地方，我有的統統布施出去

，那我明天生活怎麼辦？你就會顧慮到這個問題，你顧慮到這個問題你就不敢修。因此為什麼要講因果？就是說你有修因一定會得那個果報，你就不用怕。我們凡夫如果知道修因就有那個果報，那就會安心，敢去布施，不然不敢，總是擔心。

所以我常常講泰國那個李會長，已經往生三、四年了。他那個泰國淨宗學會幫他成立，有一天請我到他別墅吃飯，他去泰國很賺錢。他跟我講，悟道法師，我聽淨老和尚講《了凡四訓》，老和尚說我們有錢財統統布施出去，那很快又回來，又像生利息又多一點。它如果真的這樣，我當然敢布施，後面他又講，萬一布施出去不回來那怎麼辦？所以結論是，還是不敢。這就是一般人的人之常情。當然我們也不能要求太高，但總是你要了解因果，對《了凡四訓》如果你真正深入，你就敢修，修了你有感應，你信心就增長。你看老和尚為什麼愈修愈有信心？他修了真的得到這個效果，當然他就不懷疑。你沒有修，你還在打問號，到底是不是這樣？

所以信解行證，這個信心一定到證實這個效果，你那個信心才算真信。如果有去修，那個信心已經深入，叫深信。只有信、只有理解，還沒有去行、沒有去做，這時候的信是正信，這個信心還沒深入，因為你還沒有做，你有做就表示你信心深入。去做了之後信心深入了，你證實這個經典上講的效果，的確是這樣，那你絕對不會懷疑。像了凡居士一樣，他很肯定的；像我們淨老和尚一樣，他講的話，斬釘截鐵，一絲毫疑惑都沒有，因為他的確他自己得到這個效果，他這時候的信是真信。所以我們一般人要從《了凡四訓》這個因果下手，一般人才有一個下手處，他才肯修。這裡講的層次比較高，這是要修道，超越六道，不是只有求人天福報。但是我們一般人還是要從人天福報，他這個基礎穩定了，他在這個基礎上再向上提升，就能達到這個境界，就沒有問題。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也



要這樣來修。

我現在修，我也有修，但是還沒有修到這個標準，還有很大的距離，我要認真來修。一定要我自己修給你們看，我不能光叫你們修，我自己不修，這個是不合理，我要自己來修。所以大家給我的紅包，我就是這樣布施。那天在國際會議中心人家供養幾個紅包，那個強帝瑪法師來，我就趕快給他，我說老和尚說你現在在蓋佛教大學，這些統統給你，但是不多。那個傅居士，新加坡那個傅居士他也來參加，他說你放心，那老和尚講一句，他幾億馬上就有了。強帝瑪法師那天晚上去吃飯，我說那個傅居士講，說老和尚講一句話，幾億都有，那你們佛教大學大概錢都有了。他說沒有，我還差很多。下個月二號，他說要來我們社團拜訪，他說斯里蘭卡有十個高僧來給他們三摩地學會，好像會長的家屬往生，來給他念經超度。現在老和尚就是最近有一些人家供養，我去看他，聽經都要供養紅包給老和尚，我就全部給他去蓋佛教大學，我紅包也沒有拆，全部給他，他叫人去拆。

這是我們修的一個項目，我們項目很多可以修，很多項目可以修。現在很多同修，包括我去大陸跟很多同修，他們有一些錢不知道怎麼修，我就根據《地藏經·校量布施功德緣品》，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講出幾個修福的項目，像印經，或者修補經典，經典壞了修補，像我們現在整理，做後製，印佛像，寺院壞了去修護，或者蓋新的塔廟，《無量壽經》講的「起立塔像」。現在我們雙溪我也計畫蓋一個廟、寺院，不是很大，我也希望蓋一個塔，一塊建地我想蓋一個塔，蓋一個塔，反正有沒有人，以後佛菩薩安排，大家去繞塔也有功德，這些都是我們修福的項目。

我們讀到這一段，就是修布施，我們先修布施。如果有人給我搶，也很好，這個境界比較高。如果我們主動去修布施，我心甘情

願布施給你的，你會歡喜。你給我搶去，我心裡就不高興，就生氣。這個照這裡的標準講還不及格，我這條我還不及格。所以現在也要修這一條，人家給我搶走，不生氣；人家包紅包給我，我也不高興，那我就及格了，現在還不及格。還有人家要坑我們、騙我們，都是這一條。最近老和尚講經常講，他說我們歡喜吃虧，人家騙我們也很歡喜，就讓他騙，知道他在騙我們，還是很歡喜讓他騙，歡喜吃虧、歡喜受騙。這個境界就比較高了，比我們去布施，做很多善事、好事，那個境界要高。那個騙人的，怎麼可以給他？騙人還是給他騙，這個層次就比較高。像這裡講的搶，奪就是給你搶走，騙取、奪取，若無其事，這個層次就高了。

所以香港有很多居士，老和尚身邊也有很多發心出錢出力的，也有很多去騙錢的，老和尚就學道安法師，以前松山寺道安法師。道安法師那個心量很大，有一天他去松山寺看道安法師，有個人去找道安法師，那個人走了，道安法師就跟我們師父講，那個人又來騙我的錢。他聽了很奇怪，你知道他騙你的錢，你怎麼還給他？就給他，知道他來騙還給他。所以有很多出錢出力的居士知道有些人專門是要去騙老和尚的。老和尚後來講經，我聽到他講，他說騙就給他騙，他用跟我們自己用不是一樣嗎？這個層次就高了。所以現在老和尚教我們說，歡喜吃虧、歡喜受騙，對一切人事物沒有佔有、沒有控制，你可以享受、可以欣賞，你不要去控制佔有，你就自在了。我們這個世間的一切，我們這個身體自己就控制不了，你還能控制身外之物嗎？所以只是借我們使用，借我們享受、欣賞，我們不要執著，不執著就是不要有控制佔有這樣的心，我們就得解脫、得自在。

所以這地方我們也應當要學習，人家錢給我們拿走，甚至騙走了，我們就學老和尚一樣，歡喜。以前在圖書館小偷偷功德箱，那

時候我才三十幾歲，三十五歲，那時候出家才二、三年，老和尚跟韓館長都一年要到美國住半年，他們拿綠卡要美國住半年，統統我在看圖書館。三更半夜，這個小偷很厲害，進來，那個功德箱我們一個禮拜結算一次，功德箱錢被拿走，拿光了。連我放在我辦公桌那個抽屜最下面，人家託我兩萬多塊要印佛像，怎麼那麼清楚，我塞在裡面他也知道，把我拿走。然後走到師父的房間，師父有二十幾萬台幣現金放在抽屜，我知道，我不敢動，被翻箱倒櫃統統拿得乾乾淨淨。當時我生煩惱了，你什麼地方不偷，三寶的地方來偷，那時候真的生很大煩惱，就趕快傳真跟老和尚報告，傳到美國達拉斯去。老和尚聽到說被偷了，他一直笑。他一直笑，笑得我實在是莫名其妙，錢被偷了還在笑，我都快氣死了，師父還在笑。後來我想想，師父二十幾萬，他都在笑了，我兩萬多塊，我笑不出來，但是那就不要太生氣，反正師父都那麼歡喜被偷。

後來我怎麼擺平我的心？因為讀到華嚴宗的祖師杜順和尚，他說生生世世他持不偷盜戒。人家送他一雙草鞋，吊在寺院門口，吊三年沒有被偷。那時候天下正在大亂，強盜很多，你藏在裡面都被搶走，吊在外面竟然沒有被拿走。三年後那個送草鞋的人去問他，你這個沒有收進去，怎麼沒有被偷走？他說我生生世世持不偷盜戒，所以我沒有欠人家，所以不會被偷。我知道這個因果，想想，那個功德箱是韓館長的，抽屜那兩萬多塊是我的，人家要給我印佛像的，師父房間那二十幾萬是師父的。我說我們不曉得那一輩子，我們三個人去偷那一個人，我偷的是最少的，我偷最少，合夥去偷我偷最少，師父跟館長偷得比較多，所以他們損失比較大。後來再想，過去我們就應該是偷他的，還了，還了。後來一個黃居士，那時候也沒錢，我說我們一個月單金兩千塊，我的兩萬塊，我要儲蓄一年才有辦法還。後來一個黃居士說，悟道師，我看你沒錢，那兩萬

多塊我就幫你賠。黃居士幫我賠的。

我們從這個地方來學就會很自在，人家搶走也若無其事，給我們也若無其事，這個不是我的，我們就得解脫、得自在，修行就是這麼修。要修到這個層次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一下子就達到，我們可以學老和尚這樣布施，你有錢就布施布施，最重要，你被騙、被坑你就歡喜，那你境界就提升了。因為現在布施去做好事，我們會比較樂意，這是做好事。這騙我的怎麼可以？我們就會生煩惱。但是這個地方，就是給你搶的你也不生氣，那個好像跟我沒關係，那你境界就比布施做好事要提升。這個提升是可以超越六道的，還有著相的布施會得人天福報，我們修行主要超越六道，要往生極樂世界。

所以菩薩最後講，『汝等當依此修行，勿更自虞窒礙』，就是你們大家應當依照這樣來修行。什麼叫修行？這個就叫修行，不是你經念多少，佛念多少、拜多少，那是形式，形式要有內容，這個就是內容。你看《無量壽經》講的也是這樣，你看法藏比丘還沒有成佛的時候，還沒有建立極樂世界，你看他就是這麼修，你去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國城、妻子都無所著，歡喜的施捨。「勿更自虞窒礙」，不要自己有憂慮，造成窒礙。

好，今天時間差不多了，剩下兩分四十秒，我們今天學到這一段。原來我想一個佛七就把它講完，看到這個分量還不少，如果念一念，沒有詳細講，可能大家也比較感受不到，我自己都體會不到了，大家可能也體會不到。詳細的來講解，我自己會體會比較深刻一點，大家同時也會有比較深刻的體會，這樣對我們修行才會有幫助，對我們看破放下有幫助。這個如果你沒有常常提起會忘記，現在有這個因緣來講，也是自我的提醒。這以前很早我就看過，看過常常忘記，看的時候那個心那個時候會提起來要修，忘記，又迷了

、又不知道要修了。所以要常常提醒。為什麼功夫不得力之前要天天聽經、講經？你看老和尚講了六十年，他現在還每天不中斷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，下面這一段我們明天晚上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法喜充滿，福慧增長，我們明天晚上同一個時間再見，阿彌陀佛。